事實類苑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十四　德量智識（二）

下一卷▶

◆德量智識（二）

王文正（二）

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：“師德兩詣王相公門，皆不得見，恐為人輕毀，望公從容明之。”一日，方議知制誥，公曰：“可惜張師德。”向公曰：“何謂？”公曰：“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，有士行，不意兩及吾門。狀元及第，榮進素定，但當靜以待之耳。若奔競，使無階而進者，當如何也？”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，公曰：“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？但師德後進，待我淺也。”向公自稱，師德適有闕，望公弗遺。公曰：“弟緩之，使師德知，聊以戒貪進，激薄俗也。”

二

東封，車駕在道，夜有堂吏，被酒忿爭，皆愴惶入白，公臥不答。夜入對，上曰：“臣寮奏狀，千乘萬騎在外，可斬首以令眾。”公曰：“此正小人一時醉毆，若斬之，是禁人飲酒，令飲酒者皆懼。車駕在外，人情焉得安，已捕歸京府繫治。”後府申覆，公曰：“若初輕斷，亦恐縱人，今霈大赦，可赦之矣。”

三

公為朝修使，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，百官餞於道，乃憩於傳舍。兩禁請見，叩頭稱贊公榮遇之盛，公曰：“ 但覺愧仄不自安矣。 ”

四

臣寮上言，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，上令遍訪之，了無一人。其言者自有數輩，上以示曰：“ 是明人謗卿也。 ”公曰：“ 臣為宰相，或令百司補署吏人，不為過也。臣親舊亦多，恐假以臣名送去，亦不可知。言者必不妄。 ”終不自辨。

五

中書有事關送密院，事礙詔格，寇萊公準在樞府，特以聞。上曰：“ 中書行事如此，施之四方，得非不便？ ”公見之，拜於上前曰：“ 此實中書之失。 ”堂吏皆遭罰責，密吏惶恐，白寇公曰：“ 中書、密院，日有相干，自來止逐房改易，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。 ”不踰月，密院有事送中書，亦違舊詔，堂吏得之，欣然而呈公，公曰：“ 却送與密院。 ”吏出白寇公，寇公大慚。翌日見公，曰：“ 同年甚得許大度量。 ”公不答。銓司申舉，乞罷選人過堂，公曰：“ 此唐朝典故，但宰相不舉職，廢為冗事，且當存之。仲尼所謂我愛其禮也。 ”

六

有貨玉帶者，持以及門，弟因呈公，公曰：“ 如何？ ”弟曰：“ 甚佳。 ”公命繫之，“ 還見佳否？ ”弟曰：“ 繫之，安得自見？ ”公曰：“ 玉名石也，得不重乎？自負重，而使觀者稱好，無乃勞也。我腰間不稱此物。 ”亟還之，故平生所服，止於賜帶。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：“ 卿看兩制中，誰當大用？ ”蘇公云：“ 臣見同年王某，有器識，遠大不可量也。 ”太宗曰：“ 朕志亦先定矣。 ”公知之，以女適蘇公之子耆，時蘇公已薨，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，每至，則公出拜，敘同年之契。嘗語薛氏曰：“ 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，乃報同年之知也。 ”已上見名臣遺事。

王冀公

王欽若為亳州判官，監會亭倉。天久雨，倉司以穀濕，不為受納，民自遠方來輸租者，食穀且盡，不能得輸。欽若悉命輸之倉，奏請不拘年次，先支濕穀，不至朽敗。奏至，太宗大喜，手詔答許之，因識其名，滿入見，擢為朝官。

李允則

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。初，朝廷與契丹和親，約不修河北城隍，允則欲展雄州城，乃置銀器五百兩於城北神祠中。或曰：“城北孤迥，請多以人守之。”允則不許，數日，契丹數十騎盜取之。允則大怒，移牒涿州捕賊，因且急築其城，契丹內慙，不敢止也。並涑水紀聞。

燕龍圖

燕龍圖肅有巧思。初為永興推官，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，有一鼓，甚惜之，其鐶忽脫。公悵然以問諸匠，皆莫知所為，燕請以鐶脚為鏁簧，內之則不脫矣。萊公大喜。燕為人寬厚長者，博學多聞，其漏刻法最精，今州郡往往有之。見廬陵居士集。

張師正

英宗即位，赦天下，凡內外將校廂軍，皆加恩。是時荊南所給縑帛，皆故惡不堪，既陳於庭中，軍士睨之失色，揚言曰：“朝廷大恩，而乃以此給我。”自旦至午，不肯受賜，而偶語紛紛不已。轉運使劉述大懼，不知所為，居民往往奔出城外，且言變起矣。是時張師正為州鈐轄，馳入軍資庫，呼將卒前曰：“朝廷非次之恩，州郡固無預備，今帑中所有，止如此，汝輩不肯拜賜，將何為也？必欲反，則非殺我不可。”遂擲劍於庭下，披胸示之，羣校茫然自失，遽聲喏，受賜而去。東軒筆錄。

魏丕

魏丕作坊使，舊制，床子弩止七百步，上令丕增造至千步，求規於信。信令懸弩于架，以重墜其兩端，弩勢圓，取所墜之物較之，但於二分中增一分，以墜新弩，則自可千步矣。如其制造，果不差。韓魏王別錄。

寇萊公

寇萊公之貶雷州也，丁晉公遣中使賫勅往授之，以錦囊貯劍，揭於馬前。既至，萊公方與羣官宴飲，驛吏言狀，萊公遣羣官出逆之。中使避不見，入傳舍中，久不之出，問其所以來之故，不答。上下皆皇恐，不知所為，萊公神色自若，使人謂之曰：“朝廷若賜準死，願見勅書。”中使不得已，乃以勅授之。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，短纔至膝，拜受勅於庭。升階復宴飲，至暮而罷。

二

寇準從車駕在澶淵，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，諧謔諠譁，常達旦。上使人覘知之，喜曰：“得渠如此，吾何憂矣。”虜兵既退，來求和親，詔劉仁範往議之。仁範以疾辭，乃命曹利用代之，利用與之約，歲給金繒二十萬，虜嫌其少。利用復還，奏之，上曰：“百萬以下，皆許也。”利用辭去，準召利用至幄次，語之曰：“雖有勅旨，汝往，所許毋得過三十萬。過三十萬，勿來見，準將斬汝。”利用至虜帳，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。車駕還自澶淵，畢士安迎於半道，既而至京師，士安罷相，寇準代為首相。

王化基

王化基為人寬厚。嘗知某州，與僚屬同坐，有卒過庭下，為化基■〈如上言下〉，而不及幕職，幕職怒，退召其卒笞之。化基聞之，笑曰：“我不知其欲得一■〈如上言下〉，如此之重也！鄙或知之，化基無用此■〈如上言下〉，當以與之。”人皆服其雅量。官至參知政事、禮部尚書，謚曰“惠獻”。子舉正有父風，官亦至參知政事、禮部尚書，謚曰“安簡”。

王濟　張稷

景德初，契丹寇澶淵，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，皆又泊南岸。勅下河陽、陝府、河中府，如其奏。百姓大驚擾，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，獨不肯撤，封還勅書，且奏以為不可。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，中已撤浮橋，稷還，聞河中不撤，乃復修之。寇相時在中書，由是知此二人。明年，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，知雜事，方且進用。濟性鯁直，眾多嫌之，及寇相出，濟遂以郎中知杭州，徙知洪州而卒。張稷亦以此為三司判官轉運使。並見涑水紀聞。

張乖崖

乖崖公鎮蜀時，主帥平賊，如風悸草亂，久不寧息。公謂主帥曰：“有平民無告者，在黨中，亦宜治之。”翌日，帥送賊二十餘人，請公治之。公悉給公憑遣之，曰：“各著業去。”帥怒曰：“何擅縱賊人？”公曰：“昨日李順脅民為賊，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，用固邦本。”

二

主帥帳下寵一虞候卒，頗恃勢嚇民，暴取財物，皆吞聲與之。因民有訴其強奪者，彼知公怒，乃縋東城夜遯，公差衙校往捕之，約曰：“爾於擒得處，則渾衣撲入井，作逃走投井申來。”是時羣黨恟恟，知彼已投井，故浮議杜絕，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。

三

川界既安，兵未凱旋，頗有驕色，食必肥鮮，衣必華煥，而妻子是戀。公慮其抽迴日，有顧望心，遂密奏乞差上前心腹近臣，可以彈壓得主帥者，分其權勢，然後抽兵，即無虞矣。尋詔崇儀副使入內，內侍押班衞紹欽充同西川捉賊招安使。衞風儀峻整，詞氣讜直，折衝行事，帥不能違，幕下軍吏，悉皆畏憚，遂旋抽兵赴闕，一無顧戀者。改元至道春二月，衞入覲，奏劍門部署上官正守關有功，遂詔授峯州團練使，充西川招安使，替主帥歸京。公與上官氣義相得，謀無不臧，由是川界路無拾遺矣。公乃作悼蜀詩四十韻，見本集。

四

平李順賊明年，有廣武指揮劉旰者，自懷安軍劫巡檢使率眾叛，全帶衣甲，衝破漢州，西往彭州路去。公曰：“可也。”日與上官正及僚屬往大慈寺弈棊偶射，民間憂喜相半，不知其由。公料賊經永康軍，將至蜀州，謂上官曰：“可出兵擊之。公如不行，吾則親往。”上官請行，公約曰：“此去新津，抵方井，必遇賊。彼疲我銳，擊之必剋。”翌日至方井，果與賊相遇，掩殺殆盡。上官凱旋，公迎之，歡醼盡日。或謂公曰：“賊襲破數郡，不逐之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彼賊勢方盛，三日而四郡不守，五日而兩川震驚，若襲之與鬬，必彼勇而我怯。曷若俟其氣衰擊之，則勢如破竹。”

五

討劉旰兵士迴，有以帶賊首級而來，欲謀為戰功者。公曰：“當奔突交戰之際，豈暇獲其首邪？此必戰後翦來，知復是誰？”殿直段倫曰：“如學士之言，果神明矣。當時隨倫為先鋒，入賊用命者，皆中傷被體，主帥令付營切要將理。”公曰：“豈若是邪？”遂遣令悉擡舁來，既至，公先錄中傷兵士功，以其帶首級來者次之。是時軍情仰公賞罰至當，相顧歡躍，公先於廳前分垛錢絹，充卸甲例物。公遂出迎上官，醼于衙署，引甲士坐於東西廂，勞之曰：“喜汝等殺賊勝迴，各各卸下衣甲，領取例物歸營去。”眾皆肩抱錢絹，歡躍盈衢，百姓不限親疎，迎之相賀。

六

景德中，虜寇犯邊，河朔州郡多罹其毒，董兵之將，深溝高壘以自固，未有議其出者。時有一班行李居貞者，摧征賦于一鎮，疾其凶獷若是，哀其老幼無辜，鳩集市人，召募丁壯，出其不意，邀以擊之，奪其老幼婦人，援送其家。有位者雖壯其勇，無與議其功者，公時判三班院，聞其名而不識其面，乃嗟稱曰：“下位中有如此者，而不預旌賞，何以勸士大夫邪？”於是錄其狀跡，條奏以聞，特與遷官，仍充閤門祗候，既而不使知之。李承恩之後，夙夜念之，莫知其由。有人謂之曰：“所舉者乃張尚書也。”因詣謝之，不得見，閽者通牓子，得字數行云：“公臨陣勇，臨財廉，臨事勤，臨民仁，加之畏慎，此報國之大効也。所謝近私，不及相見，感佩，感佩。”李既得之，愈勝一見，捧玩珮服，弗離于懷。李一旦摧利有剩，摠計李侍郎士衡詢其履歷，李以前事對，侍郎嗟嘆久之，曰：“古人弗及也。”因命立石于三司廡下，以備史之闕文。

七

李畋苦疳，既瘳，請謁，公曰：“子於病中，曾得移心法否？”對曰：“未也。”公曰：“人能於病中移其心，如對君父，畏之慎之，靜久自愈。”

八

公視事退，屏後有一廳子熟睡，公詰之：“汝家有甚事？”對曰：“母久病，兄為客未歸。”訪之果然。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，且曰：“吾廳上有敢睡者邪？必心極幽懣使

之然爾，故憫之。”

九

張乖崖守成都，兵火之餘，人懷反側。一日，合軍旅大閱，始出，眾遂嵩呼者三，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，復攬轡行，眾不敢讙。趙濟畏之。龍圖，乖崖孫壻也，嘗以此事告于韓魏公，公曰：“當是時，某亦不敢措置。”以上並見忠定公語錄。

文潞公

文潞公知益州，喜遊宴，嘗宴釣轄廨舍，夜久不罷。從卒輒拆馬庳為薪，不可禁遏，軍校白之，座客股栗。公曰：“天實寒，可拆與之。”神色自若，宴飲如故，卒氣沮，無以為變。出涑水紀聞。

二

文公為相，龐公為樞密使，以國用不足，同議省兵。於是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，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，眾議紛然，以為不可。施昌言、李昭亮尤甚，皆言衣食於官久，不願為農，又皆習弓刀，一旦散之閭閻，必皆為盜賊。上亦疑之，以問二公，二公曰：“今公私困竭，上下遑遑，其故非他，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。今不省去，無由蘇息，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，二臣請以死當之。”既而昭亮又奏：“兵人揀放，所以如是多者，大抵皆縮頸曲膕，詐為短小，以欺官司耳。”公乃言：“兵人苟不樂歸農，何為詐欺如此？”上意乃決，邊儲由是稍蘇。後數年，王德用為樞密使，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，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，增數萬人。東軒筆錄。

韓魏公

韓魏公在大名日，有人獻玉盞二隻云：“耕者入壞塚而得，表裏無纖瑕可指，亦絕寶也。”公以百金答之，尤為寶玩，每開宴召客，特設一卓，覆以錦衣，置玉盞其上。一日，召漕使，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。俄為一吏誤觸倒，玉盞俱碎，坐客皆愕然，吏且伏地待罪，公神色不動，笑謂坐客曰：“凡物之成毀，亦自有時數。”俄顧吏曰：“汝誤也，非故也，何罪之有？”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。公帥定武時，夜作書，令一侍兵持燭於旁，侍兵他顧，燭燃公鬚，公遽以袖摩之，而作書如故。少頃回視，則已易其人矣。公

恐主吏鞭之，亟呼視之，曰：“ 勿易，渠已解持燭矣。 ”軍中感服。

二

孫和甫，嘉祐治平間，在中書編排文字，嘗言，公嘗論昭陵未復土，哲廟未親政，朝廷多故。中書文字日盈於前，一一從頭看，看了即處置了。接人更入，處事更多，精神意思，定而不亂，靜而不煩，如終日未嘗觸事者。殊不似議了一件事，讀了一紙文字，精神意思半日不來。

三

歐陽永叔在政府時，每有人不中理者，輒峻折之，故人多怨。公則不然，從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，未嘗峻折之也。

四

公言：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，竟辭不受。時公在魏，聞之，亟遣人齎書與潞公，勉之云：“ 主上倚重之厚，庶幾行道。道或不行，然後去之可也，似不須堅讓。 ”潞公以書呈君實，君實云：“ 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，為不少矣。 ”後得寬夫書云：“ 君實作事，今人所不可及，須求之古人。 ”已上見魏王語錄。

五

凡人語及其所不平，則氣必動，色必變，辭必厲，唯韓魏公不然。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，欲傾己處，辭和氣平，如道尋常事。公曰：“ 某平生仗孤忠以進，每遇大事，則以死自處。幸而不死，事皆偶成，實天扶持，非某能也。 ”仁宗朝，李都尉喜延士大夫，盡聲色之樂，一時館閣清流，無不往者。公於其間最年少，獨未嘗造焉。李數召，而公數以事辭，人有強之者，公曰：“ 固欲往，但未有名耳。 ”公處之不失和，李莫能致怨，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。

六

吳長文子璟，素以頸挺有器節稱，公亦稱之。及幕府有闕，門下有以璟為言者，公曰：

“此人氣雖壯，然包畜不深，發必暴，且不中節，當以此敗。”置而不言。不踰年，璟罪敗，皆如其言。

七

定州西北近邊山林，舊禁斬伐，其後楊懷敏建言，并以近裏淺山耕藝之地，概行禁止，督州縣自括河北，巡邏日益嚴，犯者輒致于法，邊人或徙居失業。公乃遣官行視，去北境尚五六十里，足為防蔽，別定禁地，揭牓諭之。非今所禁者，縱民採伐，由是得地六百餘里，莫不感悅。

八

禁卒有私逃，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，軍中執之以見公，按法當死。卒曰：“母老且病，近在數舍間，常恐不復見。誠知擅去當誅，得一見，死無恨。”公惻然，考按得實，即以便宜釋之。軍中感悅，有垂涕者。並見韓魏王別錄。

王沂公

王沂公當軸，以重厚鎮天下，尤抑奔競。張師德久次館閣，博學有時望，而不事造請，最為魯肅簡公深知。一日，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，魯盛稱張才德，沂公以未識為解。魯密諷張見沂公，張辭不往，魯屢諷之，張重違魯意。始緣職事一往，沂公辭不見，張大悔恨。他日，中書復議，魯曰：“無以易張，向已為公言之矣。”沂公曰：“張君器識德行，足以為此，但尚有請謁耳。”逾年，方命掌誥。沂公之取人如此，故當時士大夫，務以沖晦自養。見澠水燕談。

二

韓魏公言：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，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，人皆以為榮。某為諫官時，因納劄子，忽云：“近日頻見章疏，甚好，只如此可矣。向來如高若訥輩，多是擇利。范希文，亦未免近名。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。”公聞此言，益自信也。

狄武襄

韓魏公言：狄青作定副帥，一日宴公，惟劉易先生與焉。易性素疎紆，時優人以儒為戲，易勃然，謂：“黥卒敢如此！”詬詈武襄不絕口，至擲樽俎以起。公是時觀武襄，氣殊自若，不少動，笑語益溫。次日，武襄首造劉易謝。公於是時，已知其有量。並韓魏王別錄。

范文正

慶曆中，余靖、歐陽脩、蔡襄、王素為諫官，時謂之四諫。四人力引石介，執政欲從之。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，獨謂曰：“石介剛正，天下所聞，然性亦好奇異，使為諫官，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。少拂其意，則引裾折檻，叩頭流血，無所不為。主上雖富有春秋，然無失德，朝廷政事，亦自修舉，安用如此諫官也？”諸公伏其言而罷。東軒筆錄。